

安老會記

安老會日記

天主降生一千九百十二年

江南主教姚准

中華民國元年土山灣印書館印竣

安老會記序

老者安之。孔子自述其志之語焉。安之如何。朱子註曰。老者養之以安。然養之以安。必須先有以養之。而後可使之安。天主教安老會之設。於茲數十年矣。本無恒產以爲之養。更無積蓄以使之安。彼老人焉。本窮獨無靠。一貧如洗之流。待衣待食。日有四萬數千之多。

卒能飽食暖衣。安度餘生。而享耄耄之福。是非
上主特賜宏佑。默動人心。樂善好施。又
非修女輩熱心恃主。勇於乞濟。曷克臻此。
今我寄語好施之善士。謹憶吾主所云。哀矜
者乃真福。爲其將蒙哀矜已也。一語而更大
展其宏量焉。是爲序。

天主降生一千九百八年耶穌會某司鐸譯

安老會記目錄

立會宗旨

見一張

老院景像

見三張

老院恃主

見六張

院中勤勞

見九張

出外求濟

見十一張

會中主保

見十五張

愛德效驗

見二十張

老人福終

見二十二張

推廣善舉

見二十九張

廣傳法國

見三十一張

比利時院

見三十四張

英國老院

見三十五張

班國老院

見四十張

葡國老院

見四十三張

北美洲院

見四十四張

南美洲院

見四十七張

意國老院

見四十八張

土國老院

見五十張

中國首院

見五十一張

澳洲老院

同上

往事縷述

見五十三張

安老會單

見六十五張

安老會記

立會宗旨

安老會。泰西稱窮人小姊姊會。專爲收養年老男女。在家無靠。難以度活者。宗旨與他種善會別。其收養貧老。專爲天主。不取分文。在會修女。除精修一己外。專行憐惜貧老之工。發願獻身於天主。爲護養貧乏老人。將自己一生心力。盡歸此舉。平日惟一事在心。卽扶助老人之靈魂肉身。得至安所。

老人欲進安老院。須有二事。一。家貧難以自給。一。年滿六十。進院後。常住院中。直至去世。曾有一婦。壽至一百零六歲而亡。所收男女。分居兩院。男女之數無甚高下。院中不收寄膳老人。亦無格外欸待者。衆人同歸一律。其中品類不一而足。或向爲貧民。或家本富裕。近始中落。或係土著。或係

外方。合衆國有一院。內有十八國人。同居雜處。亦可奇矣。

修女管理老人。事事親行。各司其職。或在病房中服事病人。或在各室內照料一切。所有廚房。衣室。園地。頭門。除用數老人幫助外。皆親自經營。修女又不分等級。惟每院中有一女長。又一修女副之。凡百事務。皆女長主持。

每院修女多寡。視老人之數以爲增減。各院女長。屬於法國之總女長。彼乃總理合會事宜。現在合會共有三百零五院。每院收老人一百至三四百不等。統計合會老人之數。共四萬五千五百四十八名。修女共計五千六百七十九。初學及初試者。四百七十一。又有一百一十一人。待進者不在其內。衆修女分居五大洲。井井有條。盡心供職。以仁愛爲大宗。以溫良爲準則。其出身則貧家富戶皆有。凡愛天主愛窮人。肯出力而愛修成者。

皆爲合式之人。惟須有天主聖召。是爲第一。蓋惟若此。方能持久也。初到院。先行試驗。歷行諸職。俟會中合意。則許進會。否則回去。初學以二年爲限。至時發願入會。今初學院在法意班美比利士等國皆有。初學時穿本會服式。習行自修兼安老諸工。

老院景像

衆修女守本會規條。合成一院。猶如一家。專務收養老人。給以飲食衣服。疾則醫之。弱則事之。死亡則棺葬之。諸事如一家人。常有家庭之景。故一院如一家焉。夫各國有病院。惟病人入院。愈卽去。安老院不然。旣入院。居於此。歿於此。無異在家。昔修女在瑞士國大費經營。建成一院。收養八十老人。安之居之。無意外慮。忽有仇教者。不許修女居住。下逐客令。老人聞之。不勝憂悶。修女群聚商議。憐愛根心。不忍離散。曰。老人我家之人也。我

其與之同去。次日衆老人以十人爲一起。或十五人爲一起。離瑞士國。向法國進發。內中年紀七十八十者。亦不少。修女爲之伴。法國有老院數處。各讓一室。安插若輩。

法國有一老人。進院後。其子得彩票銀十萬佛郎。

約值四萬龍洋

子果愛父。來報

喜信。懇父回家。同享意外之福。父始默然。繼而決意居院。不欲歸家。子再四促歸。或遷居貼膳之善堂。皆不許。居院又十年而卒。

老人稱女長曰好母姆。稱諸修女曰姊姊。修女稱老人曰好老人家。稱老院曰小人家。謂之小者。非人數少。乃貧而無有之意。院中記號。係聖家。因常以聖家爲表率。而則效之也。聖經上天主自稱爲父。稱人爲子。衆人互稱曰弟兄。是則聖教一大家也。

老院之成。也按聖經之意。進會之人。其出身該是清白人家。彼此交接。不

外仁愛。并以仁愛爲諸事之關鍵。

十數年前。有一報館主筆。回里訪舊雨。其友會居行伍。今居老院中。主筆見其身穿煖衣。年已八十。而步履尙健。問之曰。居此樂乎。老人曰。爾問我樂乎。我對曰。在此安能不樂。我生平歲月已多。未有若此之樂。日用無所缺。雖不豐厚。然欸待頗好。寒暄畢。老人曰。請來觀住屋。藉知我言之不誣。院屋係重樓。前有寬大走廊。東西二十餘丈。又前有寬暢場地。及菜園一。老人曰。此乃我等住屋。時有老人數輩。團聚一隅。啣烟管。談國事。論商務。有曾爲水兵者。有曾作律師者。有店夥。有士子。看書談笑。各從所好。工藝處老人。修舊鞋。製新衣。木工。鐵匠。畫師等。皆有。各操其技。隨意幫作院內諸工。並不勉強。後視女院亦然。各勤操作。安居寂然。事事有序。處處清潔。諸老人喜形於色。陶然自得。老人且走且說曰。此是客座。此爲經堂。此乃

場地。此係管我之姊姊。主筆聞至此。怦然心動。幾至流淚。閱畢。喟然曰。今我知老院之奇。不特安老人之身。又以恩愛。慰老人心。是以黃耆台背。融融一院。儼然不知老之已至也。

老院恃主

修女之職。於敬奉天主外。服事老人。對天主而伸其敬拜。對老人而盡其勤勞。清晨。老人未起。黃昏。老人已睡。此時之老院。宛如隱院。諸修女專心默禱。虔誦日課。聲徹牆外。道路人得聞其頌揚天主之聲。迨天已破曉。院中有作工之衆。有言語之聲。有往來之人。方知爲安老院。

按會規。老院無公產。惟賴天主垂憐。不若別種善堂。其創始。其存留。有賴積資。有賴租息。有賴手藝。以供衣食之費。安老院專賴天主。以天主之仁愛爲恒產。一切日用開銷。均賴修女出外求濟。幸哀矜之物。源源而來。此

院中人生計之常。雖有人力。實上主默佑賜之也。今天下五大洲。共有三百零五院。自始迄今。計生者亡者。共收過三十二萬一千七百餘老人。雖無恒產。而衣食未嘗缺。非古今一大奇事乎。

修女日求天主。念曰。在天我等父者。今日與我。我日用糧。天主果然日給用糧。及其餘要緊諸物。且一年中。有幾次飲食稍豐。作老人喜慶之日。因天主時刻照顧。所以此會得以留存。得以推廣。自立會以來。迄今六十五年。得人施捨。不啻瑪納之頻來。瑪納古教時天降之糧目下全會。養四萬五千五百餘人。衣食從未告罄。

法國有一富翁。見安老院日求哀矜。修女日事勤勞。心爲感動。欲捐一產業。俾修女輩坐享利息。庶免出外求施。修女固辭不受。因出外求濟。是本會定規。願終身奉行。不肯一旦更改。謝曰。我等乃上主照顧之婢女。將賴

施捨度日。未敢改變素行。第彭羅主教會將此事。在公堂內宣言於衆。聞者莫不鼓掌稱善。

又有一富人。死候遺囑。將所有產業。送於安老院。租息頗豐。足以應用。特因置產不合院規。修女亦辭之。修女依恃天主。不肯改甘貧之素。減賴主之心。噫。修女之志。高矣哉。上主之照拂窮人。亦神矣哉。夫大德足以感人也。法英美班諸國。見安老會所爲。莫不稱善。官則護之。商則助之。并將年高力衰之親友。送入老院。而資財隨之。遂致無公產。如有一般。各類各教老人。入院後有靠無慮。其中情景。筆難盡述。

首院甫創。工部員及本堂司鐸。將立院意向。報諸議院。院中贈佛郎三千圓。發給修女。藉以獎勵。後法國政府。稱安老院爲有益於國家之善舉。修女住美國。政府給銀一萬元。准其建院。華盛頓某大員。極褒安老會之仁。

愛。給銀二萬五千元。令在本京添建房屋。班國政府。將安老會。曉諭衆民。極爲稱美。雖院務興旺。修女仍省儉殷勤。異常克己。其餬口資亦出於哀矜。所有者惟不可免之物。除自出求濟。親自取攜外。服事老人。政治臥房。洒掃庭除等。莫不躬踐力行。

院中勤勞

曾有一學士。耶穌教人。能通四國語言。但不明聖教道理。年老貧病。求進安老院。想是院如他院。公產富裕。可養多人。女長乃大家婦。諸修女則係幫助院務之使女。及見女長等親自操作。不遺餘力。不覺愕然異之。問於人。人告以院中規條如此。修女之忠懇。又如此。學士聞之。恍然醒悟。立意歸正。幫助修女。服事老人。專行愛德。勤修神工。至於歿世。院中老人。健而有力者。來幫助院務。其中有曾習工藝者。操其技。助修女

所不及。以應院中要需。有修鞋補衣者。有治理什物者。有入園灌菜者。有在廳堂掃除者。但年高力弱。不免腕酸眼花。惟按力相助而已。女院老婦能裁縫者。進衣服房。將外人所給舊布衣料。修者修。補者補。截長補短。各盡其能。後分給老人穿用。修女之才。在改無用爲有用物。老人幫助做工。盡其力之所能。亦能消免厭氣。故頗形得意。老人病將終。往往念本院之貧困。以己所有。遺留於院。少則一二銀元。多則數十銀元。盡交於女長。雖爲數無幾。而其用心有足多者。

昔在意爾郎島。建一新屋。錢乏。未能補償一切工價。修女與老人同求天主。一夜。院中有一老婦。不能寐。想女長乏銀。喟然興嘆。求天主曰。吾天主。我求爾久矣。未知允我否。請垂允我禱。使仁人君子。送銀元於好母姆。則我死亦安心。蓋我年已老。不久在世。老婦手執念珠。誦禱不置。次日諸老

婦出院遊散。此婦路遇一自幼相識之農夫。時年八十七歲。彼此交談。各道家常。農夫謂老婦曰。我來此。欲於死前行一善事。老婦聞之。適合所望。乃極口讚安老會。農夫問會在何處。老婦曰。請來院一觀。二人同到院中。老婦喜不自勝。叩門打鈴。請女長出。女長到客廳。老婦指農夫而謂女長曰。此乃捐助施主也。農夫敬謁女長。謂有小哀矜奉送。乃出五百佛郎與之。女長得此一欸。工價可以盡償矣。

出外求濟

求哀矜是修女本分。亦出於不得不然者。耶穌曰。爾求將得。爾覓將獲。爾叩門。將爲爾啟也。吾主之言。實爲修女一生依靠。拳拳服膺。無一日忘。故隨在見修女。二人同行。代老人求施。或進富家。或入工人家。或到大街鬧市。或就飯舖衣莊求給銀錢物件。及一切院中應用之物。人與修女稱謝。

而去。不與。亦安然而退。無慍色。蓋知天主別有法以濟之也。

英國習尚。每逢瞻禮七。主人發工錢。是日午後。修女每至工廠。人稠之所。向工人等乞惠銅元銀角。直至半日之久。此種善事。特見於意爾耶島。因該島之人。大抵奉天主教。故愛人之心切。慷慨不吝也。修女無以報之。許與本院通功。有時入市中。經紀小販。給以菓品蔬菜紗線絨線縫針等物。大店則給食物舊衣布麻之類。遇有馴善武官。亦許之進營壘。登兵船求哀矜。如遇厚道之塾師寓主。修女則進學堂客寓中。求得冷菜破衣零星銀錢等。收後一一帶歸。交與女長。又院門口置一錢桶。要知路人倘發仁心。給一銅元。亦必爲耶穌聖母所降福也。

英京倫敦。有一大名畫師。將修女求哀矜之狀。描寫如生。將修女所得之物。一一陳列女長前。如鞋帽衣衫饅頭米麥酒肉菜糖等。都有在車。

未搬下者。此畫惟妙惟肖。直安老院實在情形也。院中運物車。亦恩人所施。班國有一名望人。乘閒親操斧斤。製成一車。送至老院。合衆國京中。老院之車。合許多人周濟而成。拖車之馬。亦善士惠贈。有一統領。年老致仕。存駿騎一匹。不知所措。問於主教。主教曰。可給安老院。統領從之。有時以驢代馬。拖一小車。一老人御之。凡創造院宇。非多銀不辦。英國某公爵送大地一區。介於三路間。與公爵本第爲鄰。建成大院。教皇良第十三。於俾路士城。賜房屋一座。園地一方。因施主不能獨力建院。故集腋成裘。合衆國某城一院。房屋湫隘。不能多收老人。一商人問女長曰。爾等有意建造否。女長曰。有意。惟無力耳。商人曰。吾有石壙一。將開石送爾曹。旋即四處勸捐。卒成大廈。有城中大員。惠然肯來。與老人握手相見。送銀元百枚而去。

紅衣主教孟明。大名人也。一日向天主耶穌兩教人宣言曰。我爲衆老人特來勸捐。推廣善舉。夫老院何恃以存。要惟恃人愛德。宛似空中鳥。日食在天聖父之物。我觀人之依賴天主者。未有如安老院之懇切。大抵善舉之成。賴銀錢。智識。工力。獨安老會修女。特顯信德。專賴在天聖父之仁。嗚呼。其志大矣。其功偉矣。當時有天主教中三十老人。托足於別項善堂。孟明主教。令其入安老院。有善士代安老院勸捐。爲院外辦事之人。修女與老人則爲諸善士祈禱。收其送來之老人。如此內外聯絡。合成汎愛之功。其時有知交二人。一名保祿。一名類思。作錢桶一。將所省銀錢。投於桶內。繳一位司鐸。濟於至貧之院。保祿致書類思曰。吾囊日輕。但未盡空。亦不吝嗇。幸而作此哀矜。稍助善舉。鄙意善用銀錢。莫如送於安老會。今者善士頗衆。予願步厥後塵。類思覆書曰。查閱近賬。付出良多。皆安老會修女

取去。時而聖爵。時而布帛等物。我見許多富餘之家。於此種善舉。漠不關心。實不解其意。收哀矜錢之司鐸。告此二友曰。爾等播種。指施濟善功也已二十五年。再種二十五年。愛德田中。定將豐收。一旦歸天。君等必奇天國倉廩之富。至於無窮極。

安老會修女出外求濟之緣起。創院之先。有許多老人向賴富家活命。迨進院之後。公款不敷。仍各往富家求濟。繼以老人出外。諸多不便。并碍院中常序。爰定老人出外時。修女伴之。向施主說明。以後修女代老人求乞。富人允之。自是修女出外求施。以爲本責。遂定爲會中規條之一。

會中主保

安老院中。有時需用孔急。天主不卽賜下。有時借款漸增。償期在邇。而兩手空空。無以爲應。則修女等奔赴大主保聖若瑟臺前。誠心懇禱。聖若瑟

乃天主選爲照顧安老會者。求之輒允。默使相識之家。并素不相識之人。惠施以應急用。有時餽遺之數。適合所求。豈非奇事。

曾有某院。爲一急需。錢已空乏。求聖若瑟。一修女更勉勵衆老。同心求之。傍晚。聞門上打鈴聲。往視之。則一善士請見某修女。卽切禱大聖者也。修女到客廳。善士交其包。不言其名而別。修女開包視之。則金佛郎一千元。足敷急用。

多尼斯城一院。乏乳漿。院中行九日敬禮。每晚。老人共聚於若瑟像前。合掌祈禱。欲得乳漿。適有一牧羊人。牽羊入城。賣乳自給。忽而來院求收納。并贈羊於院中。從此老人得飲乳矣。同時有一善士。送來奶牛一頭。此是祈禱之功效。聖人之洪恩也。

亞爾日地方。立院之初。修女欲有魚而不可得。因該處商販。皆班人。意人。

亞拉皮人。修女初到彼處。言語未通。商人意欲其購。而修女乃欲商人送。卒因辭不達意而歸。卽求聖若瑟。奇哉。遂自此日始。有一年輕人。通數國語。先修女到市。說明老院係善舉。并言修女來意。勸商販周濟。先索魚若干尾。置之一區。迨修女至。年輕人旁立觀之。有不與者。年輕人自取小魚數條。置修女籃中。謂商人曰。此魚爲貧老人。將來爾年老。亦必望其收留。今先少餽。不亦宜歟。且言數國語。使衆人皆得領會。更有可奇者。不拘何時何日。修女往街頭。此年輕人已在彼等候。如此歷一二月之久。年輕人何姓何名。所操何業。俱不得知。人皆謂此乃聖若瑟所遣之人。似此之事。不一而足。各老院皆有。故老人雖衆。而度活裕如焉。

在比理時國城內。院基須推廣。苦無財力。求之聖若瑟。忽起一意。將聖若瑟像。暗埋侯爵某夫人地址下。又行九日敬禮。夫人未知埋像事。亦未一

遊老院。至敬禮之第八日。夫人似覺有人催促。乃來院。送佛郎一萬元。人告以埋像事。夫人心動。自爲某老院施主。

又某院建房一所。時至嚴冬。在近之坭坵。因凍將塌。勢必壓毀多物。若欲挑去。非一千金不辦。於是求聖若瑟。未幾有人願代出工錢。僱人挑去坵墩。終得削爲平地。但彼處地形甚高。不能引自來水到院。修女曰。聖若瑟必賜我水。令工人掘地。僅深五尺。卽獲一泉。清澈上湧。足供合院之用。又掘地得水線一縷。自遠處山上貫來。直入院中。爰名之曰。聖若瑟泉。自是修女依靠聖人之心。有加靡已。視聖人如家長。愛之如慈父。其聖像處處拱奉。廳堂上。衣室中。無在不有。往往燃燈加敬。以表真忱。缺一物。則將一小物置聖像前。缺柴煤酒布茄菲等。則將柴一小束。煤一小塊。布一小方。置聖像前。修女虔誠敬仰如此。宜乎聖人之終不忘情也。

比理時國某院中。缺奶油。是油爲該方必需之物。求於聖若瑟。聖人不卽允。修女乃置其像於伙食房。奶油箱邊。燃蠟燭兩枝。飭老人輪流念串經。如此者一日。翌晨。某人醒後。自言曰。我聞安老會修女極好。何故不往一視。因昨夜吾夢及此也。言已。來見女長。女長引之觀聖堂及他處。其人稱美。謂處處乾淨。後視伙食房。見聖若瑟像前燃燭兩枝。老人跪誦串經。心竊異之。問女長曰。此何爲。女長告以奶油告罄。今特求聖若瑟。其人曰。吁。我知之矣。昨夜我曾夢及此。可見聖若瑟致之也。今取爾箱。往某店中。注滿奶油。我將給價。女長嘆曰。聖若瑟待我真好。老人亦歡樂曰。原知聖人不棄我儕也。

泰西某國有一美俗。逢聖若瑟瞻禮日。修女與老人同室用膳。各施主前來侍奉。以示尊重。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巴黎京紅衣主教。及宰相大員。來

安老院送飯。貴婦亦束圍裙進菜。兒童數人。捧送菓品。飯畢。女長伸謝。宰相大臣光臨之榮。大臣答曰。宰相者。相助人也。今相助老人用膳。亦名實相符矣。

愛德效驗

若要知何等老人。可送入院。答曰。收養老人。只問其年已六十與否。在家有靠與否。餘皆不顧也。至於老人前操之業。甚不一類。有係平民。有係望族。有曾出仕。有爲大學堂教習。有曾身列行伍。有曾經商。有曾習手藝。或以習藝未精。難以度日。或以貿易不利。以致虧折。又有本是窮戶。一貧如洗者。又有鰥寡無靠。自養不周者。又有子女不孝。無靠而進老院者。進院後。男則如昆仲。女則似姊妹。無論何人。一律撫養。許多老人進院前。心境甚苦。進院後。心地見寬。前者家事日衰。艱於自給。況老景及身。病亦隨之。

其中苦况。惟親嘗者知之。入老院。景况爲之一變。周旋交接。和氣迎人。同院老人皆陶然自得。無慮將來。從此心境常安。非昔日比。前者焦心愁念。皆不入胸懷矣。院中事事有序。外人來院。見諸老人。心平氣和。莫不稱美。法京有一紅衣主教去世。京中六院老人。會齊送葬。代收司鐸。領諸老人。至大庭中。立於上下議院之旁。行走整齊。魚貫前進。未知者。訝言曰。此乃何等老人耶。有識之者曰。此乃安老院之老人。亦主教治下之窮人。讓彼走前。我其步後。

班國城中。有一老人。久不守教規。後爲修女所改化。老人喜曰。我從未見有若此愛人者。我等老而窮。人皆看輕。今在茲。受人殷勤服事。勝於吾家。能不心感哉。

某城一外科名醫。救靈之道。久已棄之膜外。曾撰詩文。譏刺修女。登諸報

章。迨年老多病。需人服事。前之好友。皆不之顧。修女憐之。至其所在。爲之洗滌。醫瘡。除穢。此人非常感激。將所撰詩文。盡授修女。未幾。請司鐸聽神工。悔過自新。與天主歸好而亡。

一千八百八十五年。駐法教皇欽差。堅振安老院老人三十五名。訓誨一番。用聖經言工人若干。傍晚入園作工。作時少而受價多。其中一老人。係初領聖體。又有數老。行年六十。未領聖體者。更有一婦。領堅振時年已九十。總之三十五老中。有行走自如者。有扶杖而行者。有坐椅而擡往領堅振者。有聾瞽而賴修女牽引乃前者。此情此景。宛如聖經所載。窮弱瞽跛。奉王命。共登筵席。

老人福終

年老者。往往多病。院中佈置得宜。以病人居向陽之處。近大走廊。得吸清

氣并近聖堂。以便望彌撒。其床舖甚潔。動用物件。亦皆乾淨。瞽者病者。及患麻症爛瘡。與凡龍鍾衰弱之人。修女時時照顧。其不能下床者。照拂尤加。安慰其心。以減其苦。

某處有一老人。事不從心。憂悶莫解。隱居樓上五六年。不肯啓門。飲食物件。由洞納之。家人欲其出。無計可施。請修女往勸。老人久已不語。不會說話。長髮垂背。形容枯槁。卒爲修女多方善勸。始肯相從。至老人院。漸漸言語。但終不歡笑。修女再四設法。亦無益。一日。修女故爲之謔。老人聞之。不覺大笑。修女奔告女長。曰。笑矣。笑矣。老人多年不笑。今猝然而笑。當一奇事。有時引其入堂。視人誦經祈禱。無何。某司鐸來院領避靜。老人聽之。旋即告解。領聖體。女長引之出堂。問曰。老人家今日樂乎。答曰。樂。言時。淚下。足見其心動。業已被化矣。

男老人中。有力能照顧病人者。助修女所不及。法國某。向管藩司銀庫。因浪費過多。家道中落。往美洲圖利。以復振家業。不料境益窘。卒入老院中。見修女所爲。亦願服事病人。前後十年。大顯仁愛。而獲善終。

女老人中。更易得臂助之人。至於院中醫生。每多送診。不取俸金者。藥舖亦有惠藥而不受資。教長中有居高位。而來管理老人之靈魂者。

修女定規。每日清晨。入病房中。撫慰病人。無力起坐者。助其起身。治其床褥。及他事務。使衣物皆清淨。老人中有粗慢者。忍之。又有一規。修女晝飯後。往老人飯廳。及病房中。送飯。以服事老人。後與之散心。按侍奉老人。須有良善。喜悅。勤免三事。今修女兼而有之。且逾常人萬倍。宜老人之卒世多福也。

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你物耳報館大主筆類思浮堯。一日。遊安老院。將所

見登報端曰。神形諸患。老人皆有。一進老院。則諸患若失。老院爲平安。親愛盼望之所。足以慰無靠不幸之人。余遊觀老院時。見諸老人。衣服清潔。面有喜色。身似康健。入女院。見一病婦。臥於榻。予問其若何。答曰。福氣福氣。我望天主賜我天堂。未幾。我將往也。婦請我等代禱。視其面容。平安溫良。可敬可慕。令人羨其善終。是晨。婦受終傳。至夜卽安逝。修女曰。此婦乃吾院所收之第一老人。渠爲衆人矜式。人人樂與之交。今其去矣。我等悲之。如喪妣焉。我等來此立院時。適其子不願養而逐之。婦不之怨。臨終不但恕其子。且爲之求主。祝以遐福。

又合衆國。某老院中。有一老人。本係耶穌教。茲忽求進天主教。人間其故。則曰。我敬事天主。未知何如而後可。迨見修女奉事天主。照顧老人。竭誠盡瘁。自忖曰。彼輩之路必正。彼輩之教必真。彼輩將升天堂。故我欲與之。

同升。又有一婦染麻病。入病院。其子無力出資。遂領歸也。既而婦病日增。身不能動。滿身生瘡。苦不勝言。又無人侍奉。婦係耶穌教人。入老院後。見修女愛人懇切。成見漸消。又與院中一婦交善。將煉獄地獄天堂聖母告解。教皇等道理。一一講解。爰醒悟。翻然感化。謂司鐸曰。速爲吾付洗。我老矣。我願進天主教而亡。付洗日。老婦非常神樂。執修女手曰。我於此。獲福多矣。今將歸天。享見天主。

由此可見安老院。不但收奉教者。兼收耶穌教。茹德亞教。及教外人等。法國南西城。一修女求施濟回。天已晚且寒。忽聞道旁太息聲。近視之。乃一貧病老婦。手中執杖。修女聞其嘆息之故。婦以苦告。修女曰。盍往我院。婦曰。不往。問其故。則曰。彼不收我。我乃茹德亞人也。修女曰。來。與我同去。初不從。促之再三。婦隨之行。女長收留之。安居老院。身靈俱救。

印度甲谷塔地方。有一老人。牧牛活命。敬菩薩甚虔。印度人以山牛爲大神。故有時附耳牛身。靜聽神言。及進安老院。方知天地惟有一主。餘皆邪神。因之領洗進教。安逝院中。大抵老人不能久生人世。折中計之。大約在院僅五年。統計一年內。五大洲安老院中。去世者五六千人。目下老人更多。一千九百五年。亡者九千七百七十人。自創會至今。共計二十二萬八千四百二十六老人逝世。內有活至八十以外者。居院十年。亦有二十年者不等。然如是長壽者極罕。

有時天主特使老人來院。令其改過而亡。某處一貧苦人。身染疾病。無人照顧。柴米亦不給。憂悶不可自解。決意投繯畢命。上吊時。聞房屋閣閣有聲。疑有人叩門。及開門四顧。不見一人。惟見一紙。風飄下地。取而視之。乃耶穌苦像。像下有警言一句曰。偕我受苦。老人進房痛哭。淚涔涔下。蓋爲

耶穌苦像所感矣。待天明。往叩安老院門。述所遇。修女憐而收之。卒得善終之恩。老人中有頑梗性成。不肯悔改者。修女勸之不聽。及將亡。修女苦求天主。多行苦工。又求聖母垂憐。有一密教辦事之人。年已耄耄。進安老院。修女服事殷勤。其人感激。但不願聞教中理。無何。病入膏肓。醫家束手。有人勸之。漠然不動於心。如不聞也者。其女乃熱心事主之人。前來相勸。亦無益。惟給聖衣一副。老人肯受。修女求聖母。化其頑梗。奇哉。自受聖衣後。其心漸化。直至領聖事而終。

紐約有一老人。是英國產。信耶穌教。與人相接。頗著溫和。一日。與司鐸談曰。我所以愛爾等之教者。因修女之故。但爾等之教。我未全信。有人以聖母聖牌與之。院中人又代求聖母。渠乃全信聖教。願請司鐸授洗。并領聖體。時已垂危。請女長至前。鳴感致謝。越一時。安然去世。

推廣善舉

安老院始於法國西北境。城名色爾望。居民約一萬二千。一千八百四十年。天主選城中貞女名儒康者。創成此會。初收者爲一瞽目老婦。繼又收十二老婦。住一小屋。漸而成大院。收男婦一百二十人。分居兩院。始定規條。試行六年。儒康甘苦備嘗。一言難盡。一千八百四十六年。別立一院於倫斯城。養老人三百十名。是年又建一院於第納城。地方官給舊牢一所。修女賴城中人捐助。將監屋修改一新。收養老人一百名。衆人稱道不置。於是進會之女。不一而足。修女之數。因之頓增。

一千八百四十七年。安老院遞傳益廣。有一賢士。名杜邦。都爾城人。率修女到本城立院。一千八百四十九年。建院於巴黎京。及他二城。又後。法國各城。幾在在皆有。目下法國南德城中。有二老院。共養三百餘老人。其中

第一院。乃某善士。以其名畫。易一萬二千佛郎造成。伐納城有一院。老人漸衆。鐵灶太小。不敷所用。適拿玻倫皇第三。巡幸西北省。女長上書。求皇上賜一廚灶。皇允之。女長到車站謝恩。身穿修衣。雜於大員中。伐納院中老人。凡一百三十餘人。

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又立二院。一在白賴斯德。一在老良。各有一百三十五人。彼方海軍衙署。及海濱漁戶。各捐銀錢。助成此院。老人中有曾爲水兵者。各述所遇。如數家珍。最先創之一院。在法國西北省。其屋旁山。廣五十餘丈。內有小堂一。乃大施主所建。頗精美。院外多茂林豐草。悅目賞心。今爲修女初學院。學滿後。遣往他處。

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建院於英國。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建院於班國。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建院於美國。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建院於意國。一千八百

八十二年。傳至印度。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傳至太平洋。與葡萄牙國。一千八百八十五年。進南美洲。一千八百九十二年。進土耳其國。一千九百四年。至中國。目下合會。共三百零三院。自立會迄今。僅六十五年。其廣傳之速如此。

廣傳法國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四十九年。建安老院於巴黎京。初。境遇艱難。日用不足。乃百計羅掘。卒獲建院。越二年。工部局請又立一院。一千八百五十三年。法皇及后發帑。立第三院。工既竣。皇及后。親幸觀覽。後有一本堂司鐸。建第四院。開院時。大司鐸特辣味仰講道。後有二三商人。造第五院。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一香料大商。建院一座。是爲六院。後有一富人。建第七院。已上七院中。共養老人一千五百名。內有力能操作者。隨意作工。任其所

愛。

修女待老人仁愛溫良。如慈母。奉事周詳。人人喜悅。辣襪爾城中一院。有老人三百名。滿城一院。老人二百五十名。夏爾忒爾一院。老人一百六十名。法國北省路盎等城。亦立老人院。修女初至其地。商民歡迎。爭相送物。曰。今日修女。爲他人求哀矜。將來爲我儕求哀矜。於是民家店肆。攜送衣物。紗廠工人亦有捐銀者。官員則前來觀望。以示敬重。利爾亞明等十五城。皆有老院。法國東境三城。亦建老院。自法國敗於德國。此三城讓於德國。德政府知老院有益於公家。故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德后率公爵夫人。及府縣等官。到院觀覽。臨行時賜賚多物。

法京之南。利庸之北。別有七院。或富人獨建。或平民集資合建。近巴黎之六城。各有一院。稍南又有四院。安善城有一院。爲安老會修女第一去世

之地。西南省。近抱爾讀城。有四院。京城東南。利庸城內有三院。尙有五院。建在別城。相隔不甚遠。利庸城內一院。曾欠麪價銀四千七百佛郎。屆期。無以償還。女長命賣去什物。始得歸清。馬賽驛有二院。大者收四百人。小者收一百五十人。濱地中海。共立十院。其中都隆城一院。建後適滿一百座。初貧不能自給。主教諭各司鐸。勸本會信人伙助。一時人心感動。慷慨施濟。老人得惠甚大。斐洲北境。爲法國屬地。亦建四院。彼方多回教人。亦樂善好施。無異西人。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有修女數人。遠涉重洋。往新加來陶尼島。亦法國屬地。立安老院。天主福之。彼處老人。得安身救靈。共讚聖教行此大善舉。自比肋納大山至抱爾讀城。又有九院。一千八百四十九年。二修女初到抱爾讀城時。只有小銀錢五元。賴人濟助。得房屋一座。初該屋因被祟害。空

無居人者。已三十年。修女逐鬼。而與老人居之。殊形平安。統計法國共建安老院一百零四座。收養男女老人一萬八千。足見法國施捨之多。尤足多者。

比利時院

安老院傳於比利時國。始於一千八百五十三年。迨一千八百九十年。先後三十七年間。立十四院。收老人四千餘。至今有增無減。該地人民。多通法語。慷慨施濟。不亞於法。故院務蒸蒸日上。貧苦老人。獲益良多。比利時皇及后。又主教司鐸。工人客商。富家平民等。莫不爭相捐助。該國公主。曾親手刺繡。裝飾院中小堂。皇則多賜用物。憐恤老人。平民有借房屋者。有贈地基者。閨女進安老會修道者。亦復不少。有一總主教讚安老會曰。修女立院於我國。至十四座之多。所行善工。不負立會宗旨。多數老人。賴以

棲身。卒得善終之恩。修女與老人之食用。專賴人之哀矜。蒙天主特佑。富商多樂善好施。居民尤見修女之忍耐。謙遜。仁愛諸德。大爲觀感。

英國老院

一千八百六十一年。修女到英國倫敦。京城建院。初。修女不通英語。外人未之認識。後英國主教及英人之奉天主教者。力贊其成。報館又再四稱揚。因之衆心向慕。而老院乃能大盛。京內先後建三院。約收六百老人。自英京傳至別城。又建十六院。英之意爾郎島。天主教與耶穌教中人。咸重此會。故二教老人入院者。實繁有徒。各從其教。不稍相強。然耶穌教中人。多有見修女之善表而歸正者。一日。修女收一瞎眼男老。爲其妻所棄者。其人本係牧師。職司宣講。入院後。漸明正道。亦進天主教。并勸同族一人。同職數人歸正。自言信德。須有工夫。因在院中。以汲水打奶油爲己任。用

合謙己愛人之意。其人能詩。知咏唱。善談論。閣院樂聽之。

厄高斯島人。概從耶穌教。修女穿修道衣出外求濟。島人初見。怪而誼噪。後知修女所爲。實係善舉。樂助之。陸續建成四院。從前畛域之見。從此消除。天主教中人。更形忻悅。一千八百六十三年。修女致書於友曰。我儕出門求濟。到天主教人家。雖至貧苦者。亦踴躍哀矜。多有說。遇見我會。何幸如之。并有動情流淚者。請我儕日後再去。其所施則十文。數十文不等。亦有多至八百文者。一日。二修女出外。身畔帶路程單。心賴天主。循路而行。走至一地。處處河港。盡屬水鄉。不能向前。於是遵岸而行。忽聞一舟中人。作法語呼修女。修女止步。舟卽近岸。請修女登舟。詢之。則舟中有某大員之女。曾在法國認識修女者。并請到其家。款待甚優。復以金錢置修女袋中。修女乃稱謝而別。

意爾耶島上。天主教人居多。修女至該處。衆民歡迎。連建老院三座。一千八百八十七年。總督亞倍爾第請修女及衆老人到其府用膳。英之國婿及大臣數員。同到其家。總督親手進食。以示鄭重。飯時鼓樂。以快老人之心。飯畢。老人敬謝不置。總督曰。余意欲慰意爾耶全島貧人。但有願莫償。今日不過榮我本城老人耳。誠以此修女輩爲衆人所愛戴也。島中天主教人。樂與窮人交接。卽在美洲太平洋及英國屬地之該島人。亦洪量施濟。意爾耶信女。進安老會者。頗不乏人。於日爾瑟齊白爾打及瑪爾大海島。亦建老院三座。

北美洲加那大地屬於英。彼處一本堂司鐸。欲請安老會修女前去立院。先稟主教。主教索問安老會章程。對曰。別無章程。惟須主教降福。准彼輩留養老人。求哀矜度生。主教喜准之。乃卽建院。收養一百二十老人。澳洲

之英屬地立三院。一在梅蒲爾納。一在西特耐。一在新然耶島。方在梅蒲爾納建院。總主教祝福基石禮。諸司鐸伴焉。巡撫大員。與官紳士民。咸來與禮。一人講道。當衆宣言。謂仁愛之德。使修女遠來澳洲。建立老院。講畢。主教與巡撫皆云。如此善舉。實堪嘉獎。當時寫捐。卽得六千元。澳洲女子進會者亦不少。在印度亦立二院。一在甲谷塔京城。一在錫蘭島之高隆抱城。

印度乃黑種族。言語風俗教門。與歐洲迥不相同。但愛人善工。衆人看重。尤喜教士傳教。使人認識真道。尊聖教。敬真主。印度人分等級。彼此莫往莫來。不互婚。不交接。修女在彼。遵守會規。不無難處。但能各處求濟。收養各等人。使之同室同居。令不拘何等工人。來院做工。業已心滿意足。所說印度人。向慕安老院善工。可以一事証之。一日。人民等級之中。其末等之

頭目人來院謂修女曰。爾等往別街求人周濟。何不來我儕處。豈因我儕貧窮故耶。請爾等來做處。幸勿見却。修女遵其意。到該處見男女及童子多人。立在門外。一手執錢。一手舉花迎接。頭目引導修女。逐家收錢。修女見其一片誠心。不覺情爲之動。頭目謂修女曰。爾等所敬。是好天主。我等不能向之祈求。爾等求好天主。賜爾等有福。我等只望我神不加災害是已。印度老人素性樸實。訓誨之法。以能見能聞爲妙。一次避靜時。將大十字架。置在台上。每次講道。用正教意義。寫一二語。放於苦像之下。以驚醒人。如曰。請看我靈之價。我愛之的。云云。

高隆抱老院中。有十二受洗者。其行爲改革。與洗前大不相同。一先進院之婦爲女師。且爲衆老婦之代母。每早令人在走廊念早課。每夜集諸婦女。靜聽教理經言。一日。有一老人來院。自言一百零兩歲。行路二十天。始

到院。無力再行。乃曰。我願居此至死。我願信天主。該老本係祟魔之人。修女又在緬甸京都。建立一院。憐恤彼處貧老。由此可見安老院到處流行。不改初時之會規。人民土地。雖各不同。而修女仁愛出衆。謙冲異常。故其傳行之地。日益增廣。

班國老院

安老院進班國。在一千八百六十三年。不數年間。已盛行各處。天主用一紅衣主教之弟。爲發起人。一千八百六十三年。連建三院於三城。巴撒老納城中。有數事足記。二修女於聖若瑟瞻禮日到該城。巡撫與主教藹然接納。彼都人士。亦異常歡躍。遂租房一座。租金三千佛郎。收老婦二十三人。旋有一隱名氏。送佛郎三千。當時只收婦人。後有一男老人來院。年八十歲。求納。院中拒之。老人曰。吾來此。吾要居此。不願他往。院中仍不可。老

人曰。吾聖名若瑟。於是爲聖若瑟面上收之。但老人身上衣服。盡已舊爛。不堪穿着。兩修女預備出外。爲其求男人衣服。忽聞門上鈴聲。開視之。見有人送衣包一個。內竟是一套男人衣服也。

一名勝地。曰孟賴斯。該處山洞。卽昔聖依納爵棄俗避靜之所。修女到時。官員司鐸。及別會修女。共到車站迎接。許多士民。陪從修女入山洞。繼而陪進聖堂。全堂燈燭輝煌。宛如慶日。後出堂入老院。次日。卽有三老人進院。

次年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復建兩院。一千八百六十五年。又建兩院。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在班之瑪特利京。特設一院。今班國共有五十安老院。在巴撒老納城有三處。班國人民皆從天主教。性情豪俠。往往修女到時。盛禮歡迎。官員士民。陪領入院。十分熱鬧。晚來音樂齊鳴。以示慶賀。瑪特利

京後共有三院。其中一院。創於一千八百七十五年。諸大員扈從。班皇亞爾方少第十二。親臨院基。置第一磐石。宣言曰。今日朕置基礎之石。爲興善舉之所。告爾衆庶。凡奉事老人者。卽奉事朕也。

京城報館主筆。欲衆人認識修女。將安老會宗旨。登諸報紙。稱揚宣講。頗動人心。有一貴婦。當卽捐銀。裝飾老院聖堂。教皇欽差來院行禮。許多官員縉紳。陪從與禮。安老院因而名傳聲震。修女到市求濟。送物者甚衆。反嫌伊等所攜之籃太小。不能多容。現今京內三院。約有五百人。然修女立院。非處處順當。亦有多被艱阻者。撒味邑城。幸蒙一紅衣主教之助。諸難悉平。目今該院興旺異常。修女到聖路加城建院。該處漁夫會議。定議每船得魚。須留若干尾。送安老院。從此每二日。或三日。必有鮮魚一籃。送於院中。

在加爾帶熱納有屋一座。該屋乃四位聖人。卽福爾仁。良特爾。依西多祿。及勿祿倫的生長之處。改作老院。以居老人。一千八百八十六年。紅衣主教公撒肋斯曰。本主教切實曉諭衆信人。修女在我所轄之地。大顯德行。實在可嘉。另於仁愛一德。勤著不倦。服事老人。至誠且切。真令人觀感不已。

葡國老院

安老會之聲名。漸傳至葡萄牙國。雖該國政府。當時於修道諸會。頗有不滿之意。獨安老會修女。身穿會衣。到處求哀矜。深爲悅服。紳商士民。亦莫不愛之。京城院中。共計老人一百七十二名。葡京總主教某曰。謙遜之安老會修女。在此撫養許多無靠老人。於身靈大有益處。修女因端莊。仁愛。熱心。三者。使各邑人等。均敬仰愛戴。且使諸官員。亦皆心許而善待之。

有一好施婦人。爲老院經營一慶禮。議定來與禮者。當量力捐輸。俾建安老院聖堂。同時葡王親提彩筆。畫成佳幅。王后亦親手刺繡。製成錦幃。後售出。皆濟老院。而聖堂成矣。

愛憐貧老之表。君主倡率於前。士民則效於後。因之老院得以振興。得以推廣。慎勿謂修女安享惠施。不必勤勞以養老人。要知修女之規範。依然如故。蓋合院之人。日需衣食。日需扶持。病而醫藥。死而殮葬。皆當從苦作而來。試觀家主。膝下兒女成群。不勞心力。子女能得衣食耶。今安老院一無公產。日養二百老人。謂不費神勞力。安能致此。

葡國又有一城。名奧保爾篤。亦建一安老院。規模宏敞。得與本京老院並駕齊驅。

北美老院

花旗國。亦稱美國。又名合衆國。一千八百六十八年。有許多歐人往美洲新地。亦有修女幾人。遠涉重洋。向合衆國去。第一老院。設於蒲格林城。初養四十老人。今已有兩院。共計老人五百二十名。紐約城亦有二院。共五百一十老人。只一年之內。前後建立老院共七處。可見安老院在美國之盛。傳揚之速也。

修女隨遷居之民。復建老院於北境。蓋有一極愛老院之人。送給院屋全座。以備其居。北境立院之後。修女又轉而南去。陸續建院。不一其處。直至華盛頓京城。政部發給二萬五千元。建一專收本地老人之院。

紅衣主教奇龐。讚美修女曰。安老會推廣之速。實天主聖意主之。非人力所能也。五十年中。恒以聖經之道。耶穌之心。作其思想。動其感情。著其勤勞。夫天主之心。愛而已。彼修女輩。根此聖愛。發其熱情。勤其工作。使我所

轄華盛頓及白爾約莫二城之民。見而動心。吾美洲人日見天主教人活潑愛情。深以爲幸。彼修女之表樣。真如一篇好道理。大感耶穌教人。因之彼教中歸正者不少。且大有益於樂善好施之人。蓋修女之忠樸。確實可愛。彼等服事貧人。一切克己之功。人視之以爲修女不自覺。實則覺之。而以聖愛制之耳。修女在希加果陸續建立三院。繼又建院於格來物耶地。該處初居之屋。以板爲之。諸物缺乏。貧苦不堪。後有德國夫婦二人。將應用物件。一一辦齊。悉行送院。

費拉台爾斐城中。一女子將亡。請命於父曰。小女現在末次求父。請將建築女墓之銀留下。送於安老會修女。父允焉。迨女亡。父只爲女立木十字架於墓上。將築墓之銀。盡送於修女。計英洋一千元。

各等各類之人。見修女懿行。莫不向慕。院中收錄貧老。不擇人地。概行收

納。法德意英諸老人。皆同居一室。入院諸老。大概自各處遷入美洲者。要知美地積錢與虧折。二者極形迅速。有初係財翁。未幾已爲窮漢。但不拘何等窮老。皆受修女之恩。是以美洲人。見此仁愛工夫。盡力施捨。目下花旗一國。已有三十八院。收養老人共八千名。可謂盛矣。然將來老院與老人。必不止此數而已也。

南美洲院

智利國有一報館。人將修女安老善院登報。廣告衆人。該國婦人乃請立一院。時在一千八百八十五年。數月後。收老人四十五名。各種老人。兼收並蓄。白人係班國種。棕人係本地產。一印度老婦。年雖高邁。而蠻性尙存。但能種植。故每日經理園地。又有一中國婦人。年已七十。帶來本國玩具數件。合院人皆喜之。

後有三老人進院。一法人。一土人。一意爾耶島人。三老力於工作。有益老院不淺。意爾耶人。本係水兵。與土人同事於洗衣房。法人則管理園地。不無自負其能曰。我欲令人知此園地。如是之好。因有法人經理故也。目下各方老人同居一院。共計一百三十名。大概係班國人。言語風氣亦如之。桑的亞高一院。賴天主降福而興。但不無苦勞。成此善舉。蓋救靈之工。非苦不爲工。

意國老院

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安老會傳至意大利國。首院立於奧斯德城。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建第二院於西濟利島。紅衣主教杜斯滿厚待老人。情愛備至。設大筵。請老人膳。城中士紳及官員。陪從主教。同來侍膳。服事老人。閱八載。主教書曰。在此八年之中。我等日覩窮人小姊妹會之奇行四佈。甚

合其立會之宗旨。吾城之老院。名聖亞加大。一切制度。莫不秩然有序。中
矩中規。求哀矜。事老人。以及自修功課。無非觀感旁人。本城士庶。與本主
教意見皆同。人人非常敬重。愛護修女。始終如一。次年因一位侯爵。及總
主教之請。修女乃立院於納玻利府。一日。府中有一貧婦到報館內。爲別
一貧婦求哀矜。所求非銀錢衣服。惟請登報宣告。謂有老婦。病臥某地。無
衣無食。無人周濟。仰仁人君子助之。登報之後。修女收之老院。報館主在
報上。提及修女。請衆施濟。曰。不拘何物。如饅頭。芋頭。油酒。舊衣。舊鞋等物。
皆可施捨。物到彼手。一概有用。或爲老人食。或爲老人衣。且院中之老人。
皆修女親身服事。汝等曾明悉親身服事之一語乎。卽修女扶助老人。皆
自爲之洗。自爲之梳。一如慈母。爲之穿着。爲之解衣。爲之洒掃院房。煮備
飲食。修補衣服。整齊床鋪。皆躬親自行。其中克己之功。何等高妙。然修女

樸實非凡。行之宛出自然。初不思此是賤役與否。亦不顯心中所蓄超性之意。請衆往老院觀之可也。

一千八百八十年。安老院建於羅瑪府。教皇良第十三。眷顧之而保護之。又諭立院於本鄉俾路士。乃賞房屋一座。以作老院。故安老會實爲教皇所許可。又蒙嘉獎。意大利國。現有安老院十八座。

土國老院

一千八百九十二年。修女因土國公斯定當定城主教之請。前往東邦立院。時一老人。壽七十。送自己小屋一所。請收彼於院。主教之意。欲令土國人。目覩天主教中之仁愛。實非尋常可比。

一位紅衣主教。諭修女曰。此會令各方人讚美耶穌聖名。讚美聖教仁愛。修女處處爲德行表率。顯揚天主教之聲名。本主教幸建三院於外教地。

親見衆民感戴。卽回教中人。亦極感修女之仁愛。謙遜。

中國首院

窮人小姊妹。於一千九百零四年。陽歷二月十六號。瞻禮七。由法國到江蘇之上海。初至。暫居法租界拯亡會院內。曾遊土山灣。司鐸領之。而觀育嬰堂。諸修女閱畢。卽操華語曰。謝謝。後居上海南市董家渡民房。歷二年。迨洋式新屋落成。遷居新院。距董家渡大堂南二里許。今已收男婦老人三百名。全是華產。未幾。遂有華女求進會者。今計發願者二人。初學者四人。初試者七人。

澳洲老院

一千八百八十六年。修女結伴登輪。順風破浪。向澳洲京都西特納進發。行路悠悠。惟有一慮。繞懷不釋。卽恐一到該京。事事整齊。件件完美。而失

立院之宗旨。誠以會中以辛勞爲快慰也。蓋修女往往空無所有。而能立院。習爲常事。輪到碼頭。有七十婦人等候迎接。然而不知安老會爲何物。亦不思彼等飲食歇宿如何。迨修女進院後。只見小屋一所。家徒四壁。別無常物。惟有隨帶之二渾身聖像。一聖母。一聖若瑟而已。夫此二像。修女輩拱之求之。諸事賴之。今一見此境。不無暗喜。蓋以苦爲甘。正合修女立院之心思。越日。天主使人送來一切。如床椅台檯。糧食茶菓等。以及貧苦老人。托之留養。全座房屋。一一打掃揩洗。田園治刈。向人講明。求哀矜活命。並服事無靠老人。未幾。本街人民。皆知修女之職司。於是漸漸傳知合城。繼傳至別處。當老院始立。卽有老人來院。一八十二歲。一八十五歲。又有老婦五人。年紀相若。至是衆人目覩。始知安老會爲何物也。是年陽歷十二月。濟貧會人送馬一匹。鞍轡俱備。又送載運馬車一輛。來

院道賀。仲明情願出一臂之助。又送酒席於全院老人。紅衣主教經管老院靈魂之事。老人陸續來院。有五十名。迄今院務極盛。大有可觀。修女各處立院。皆賴天主照顧。天主不負修女之望。處處照應。每院各有往事可稽。皆顯天主格外保護。修女又非凡克己。大顯愛人之德。平日勤勞。一心依賴天主。然則安老會者。天主用以扶助貧老。拯救若輩常生者也。

往事縷述

在奧爾良城一副本堂司鐸。宣講要理時。欲諸貴家男女幼童。心生哀憐窮老之意。謂之曰。我諸孩童。不久將有大瞻禮。爾等父母將發給美物。倘爾等肯交給我。我要將物件出賣彩票。所得銀錢。備辦筵席。爲宴老院老人。我等當親身送去。給老人食。男女幼童聞命之下。個個樂從。司鐸遂將

送來食物玩物。變賣彩票。預備酒席。屆期。安老院內。忽見許多男女孩童。皆快活異常。投到老人廳堂。或病房之內。服事老人。安慰老人。於是衆人大悅。一幼一老。兩種年紀。聚會一處。童輩形容樸實。周旋活潑。行走迅速。老人則白髮頹容。往來緩步。身染疾病。轉動爲難。幼童一面。有愛老之心。老人一面。有感慕之情。合二者爲一起。真是妙境。事畢。三童走至修女前。交付鈔票三紙。值佛郎五十枚。乃各欣慰而別。

法國南境近地中海。城名都隆。有安老院焉。一小女。年十二。自出心裁。開賣彩票。以送安老會修女。伊母爲之印彩票若干份。每張五十文。所印諸票。爲諸相好。盡行買去。一晚。正在一大廳上開彩。許多紳民聚而觀之。適修女到彼家求施。聞廳中有上客。誠恐噪擾。轉身便退。但該家已知覺。遂有貴婦出。請修女進。衆見之大悅。將伊等圍坐廳中。詢以院事後。引十二

歲之小女前來。交出佛郎銀七十二枚。修女大爲感謝而去。

東方耶穌會公學。近聖誕瞻禮。司鐸囑衆學生勿忘安老院中老人。於是關照修女着一老人陪從來學。瞻禮前日。諸學生果送許多物件。各樣葷腥。蔬菜。菓品。台酒皆全。又有大豬一頭。彩帶裝扎。適合慶日景象。諸物滿載一馬車而去。院中老人見之。異常感激。瞻禮日。許多學生前赴安老院。撫慰老人。又奏樂唱歌。使老人欣樂。後老人中有一老秀才出位。答謝諸來院學生。言語中帶有書卷氣。真不愧爲秀才資格。

錫蘭島高隆抱城中。一本地人。按該處風俗。送飯於老院。其人請諸老婦。立於大門內。給每婦盆子一。飯若干。糕三塊。菓子及胡椒等。另給三十銀錢。又布若干。恪恭將事。竟屈膝授上。迨其去後。諸老婦將所得之錢。盡獻於聖堂。外教老婦亦然。夫老婦皆赤貧如洗。今將所得區區。盡獻聖堂。外

容似少。其實甚多。

修女到澳洲西特納城。立院之始。一老人雙目不甚明。手撐二杖。行走數天。方到該院。並無信函。獨自前來。蓋聞修女來自法國。專爲服事老人也。其人渾身苦景。衣外污塵。衣內蓄虱。兩眼紅腫。不能張開。髮與鬚。紊亂如絲。結成一團。修女憐而收之。爲之洗。爲之梳。爲之醫。老人並無一言。迨衣服盡換。破衣投火。手足洗滌。鬚髮修剪。病日醫治。乃將布袋中所存之錢。悉交於修女收存。且感激曰。汝輩爲女中之最好者。

馬撒驛老院。曾遇時疫。亡者不少。一幼女。家甚富。才甚優。世俗上大有厚望。然願進安老會。祖母阻之。幼女曰。愛人不宜有限止。我願全身獻主。汎愛衆人。後卒進會。穿修會衣。樂事窮老。柴草鋪床。安樂自得。曰。吾登天矣。進會僅四月。傳染疫症。三日而亡。伊家傷痛。不可言狀。合城與之同悲。其

叔父係商會總辦。見姪女猝亡。不覺悲感之至。雙膝跪禱。哀痛之甚。

一老婦。年八十二歲。求進安老院。但床舖皆滿。無處容身。老婦確係有信德之人。不出怨言。安聽主命。既而苦境日甚。不得不別作良圖。往本城官員前。請其相助。官應曰。我乃紅面人。爾該向白面人求之。遂却其求。老婦曰。我年八十二矣。宜可憐我。官逐之出。老婦心傷而退。進堂向聖若瑟祈求曰。聖人爾不聞人要我向白面人求乎。然人中誰能潔白如爾者。請爾憐我。似聞聲答曰。往求主教。婦從之。主教致信老院。時院中人數尙滿。一無虛榻。適院內一老婦。久求聖若瑟。速收其靈魂。前一日尙咏歌快樂。次日早飯時。得心病。至晚安然而逝。並無臨終苦楚。婦亡。老婦乃得進。是卽聖若瑟允二人之求。一允其亡。引彼升天。一允其求。賜彼進院。

又一老婦。自幼駕舟。年八十三。進安老院。數日後。始聲言從未領過聖體。

於是修女爲之善備。是八十三歲。乃初領聖體。

有二位修女出外求哀矜。到一寡婦家。其婦新喪夫君。家事艱難。一見修女。不覺大生依靠。將家道艱窘。一一吐露。蓋一年之中。該婦喪父喪母。並喪其夫。惟存小兒幾人。年尙幼。因隻身。不能如前經理家務。決意將田地出租。什物田器一齊變賣。自己欲遷居鄉舍。請修女代爲祈求。修女許與諸老人同爲代求。惟囑寡婦依賴聖若瑟。婦聞言。心中得慰。謂修女曰。倘因聖人。事能順手。願分贈區區。別後。光陰如箭。已屆秋季。寡婦致信修女。謂所謀之事。半已成就。其未就者某事。錄於清單。請修女放於聖若瑟像前。求聖人照顧。一日。修女因該婦之請。乘驢車而去。小驢無力。路中幾乎倒斃。迨到婦家。婦卽以已驢贈之。告以田地。已盡放租。實出望外。次日將變賣畜物田器。寡婦且言且行。領修女往看家畜。送以乳牛一條。牡羊兩

頭。家鷄三隻。大豬一頭。蘋果酒一大桶。修女念及老人有養。喜形於色。當晚趕諸畜牲回院。院中老人見之。莫不歡欣。感謝聖若瑟洪恩。

法國北境。有一人治園爲業。來叩安老院門。修女想其求進老院。詎知老圃自衣內取出小包七個。交於修女。修女開視。見金洋壹千元。甚奇之。其人曰。我夫婦勤勞。積此薄產。留爲我等獨子之用。豈知前數年。天主收其靈魂。此洋遂遺下而見餘。時我妻猶在焉。今天主亦收去矣。只留我一人。我無須此物。故以之奉送。煩爲我祈禱。我將來尙有些送爾等者。未幾。果又送來佛郎一千元。一月後。天主亦收其靈魂。賞報其善工。

比利時國某省城老院。有一拖車驢倒斃。修女向某公爵乞一驢。閱數日。一人來院。此人已多次到過。餽送銀兩。然不肯吐露自己姓名。問之。則曰。懇爲我求天主。我乃鄙人。是日又來。女長出見。其人曰。我聞貴院需驢。今

我有一驢待賣。女長見其形狀。料非商人。乃探問曰。爾與我言者。莫非某公爵乎。其人答曰否。我乃商人。女長曰。非也。其人曰。是也。女長曰。我知公爵家不止一驢。其不欲出賣。乃欲送於我等也。事露。公爵遂約定。不日送來。數日後。果送來一匹。及驢鞍全副。此驢行走迅速。且孔武有力。

亞爾日地方。老院建後。未數月。總主教辣未日利欲衆人知老院之所在。定聖主日瞻禮五。選院中十二老人。來堂行濯足禮。并請諸老。均來觀禮。後往總主教署內午膳。瞻禮五。天初明。老人皆洗梳。穿着端正。預備齊整。以待進堂。遂有四大馬車到院。每車駕馬三四匹。來接老人進堂。男女老人共四十四名。女長與一修女陪往。城中人見老人穿着乾淨。從馬車走下。各道見所未見。觀者如堵。濯足禮畢。總主教領老人出堂。往主教署。時署中結綵滿堂。芳草滿室。飯廳內預備上等酒席。人皆知是日有大慶禮。

請大賓客。蓋未知主教視老人如大賓。宛如耶穌降來坐席。主教與代牧。及官家夫人。齊來進菜。服事老人。膳畢。主教命將餘剩諸物。一併帶去。分給貧院中。未來之老人。四大馬車復來送老人歸院。閤院之人。莫不歡天喜地。謂生平以來。未遇如此之喜慶者。自此以往。衆人皆知老院之實在。周濟一節。大顯踴躍。

一千八百七十年。時屆冬令。大起烈風。比利時奧斯登特城院房。竟被大震。老人中之一。本係水手。想此狂風。海中必有危難。晝飯未畢。卽請諸老人。爲近處海中遇險之船。求天主同念串經。衆老從之。宛如日擊海舟危境。懇切祈禱。越數日。一蓬舟進口。船身受傷甚重。但人口無恙。船主與司鐸同膳。述及海中遇難出險。曾許願獻祭一臺。以謝聖母垂救之恩。請過司鐸行祭還願。皆以不暇爲辭。貴司鐸可爲我等作祭乎。司鐸許之。但曰。

不能別處獻祭。惟在安老院中。於是船主與水手。皆到院與祭。謝天主及聖母拯救之恩。水手感激流淚。老人亦皆流淚。禮畢出堂。船主送哀矜後。向諸老人述遭遇大險。正午膳前片刻時。老人計時。適在日前。爲海舟共求天主之時。聞者大悅。知天主及聖母。俯聽老人祈求也。

修女某在某處。將告條一紙。張貼鬧市大飯館內。說明晝飯後。請衆施捨。爲貧院老人。熱鬧場中。過客甚多。飯廳寬大。飯鐘聲報兩次。又頃。衆客將飯畢。忽廳門大開。兩位修女入廳。一位年長。一位年輕。年長者已習慣自然。毫無畏縮。年輕者面帶赧色。有畏羞之態。二修女各捧銀盤一個。兩路分走。請客施捨。客人送多送少。各隨心意。有給銀錢。有給金錢。放在盤中。也有本不願贈者。但見多人施捨。亦送錢幾文。修女受之。必向人道謝。然後再前。未幾。銀盤將滿。老人又可過活數天。忽廳中一人。給銅錢一個。向

年輕修女譏曰。這一錢。送懶惰貪酒之女子。蓋我看爾面帶紅色。諒必飲過美酒。衆人聞此凌辱語。寂靜無聲。修女忍耐處之。不爲自解。惟淚珠滿眼。仍舊稱謝而走。時飯廳中有一千總。年尙輕。俟修女走前。遂起立。將金錢一枚。放在盤中。謂之曰。姊姊我本願多送些爾。惜身邊只帶此區區。我等營兵。多蒙爾輩照顧。我今代爲申謝。爾輩真是我等依靠。所以銘感不忘。說畢。向修女低首。示敬重意。然後坐下再食。不顧他人議論。飯廳諸客。見此二人行爲。一高一低。莫不驚異。然不加半語批評。修女走盡。飯廳求施完畢。還向衆客總謝一聲。然後回身。向原路走出。時客人多有喜色。復有幾人再施幾錢。衆客見修女誠樸溫良。又見千總示敬。莫不起敬。愛戴修女。二修女將出飯廳。前加凌辱之一人。已竢立在前。高聲曰。我見爾等善表。我知過矣。姊姊們。我今求二位。寬恕我凌辱大罪。實在錯極。遂取出

鈔票一紙。約四十元。放在修女盤裡。二修女復連聲稱謝而別。可見忍耐溫良之效大矣。

安老會記終

安老會單

一千九百十一年查見

安老會

創立於一千八百四十年
迄於今共計七十有三年

安老院

散佈天下五大洲
總計三百零五座

老人

七十二年中收養男女老人三十二萬一千七百十九人
歷年共亡二十七萬六千一百七十一人
去年亡故九千九百九十七人
現養老人四萬五千八百四十八人

修女

矢願居會五千六百七十九人
初學初試五百八十四人
歷年共亡二千八百二十二
人
去年亡故一百零四人

24

304048

24

304048